

凶年灾祸卷 附 编
《回首二十世纪》大型纪实丛书 安哲 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天遣洪荒

本卷汇集了二十世纪中国令人惊悚、决堤、唐山地震、大兴安岭火灾、上海甲肝风暴、长江油轮爆炸、空难坠机、交通惨祸等一系列悲惨景象的纪实性描述，展现了百年中国在面对灾难和死亡时的勇气和悲壮，在揭示世纪大灾祸留给人们的梦魇的同时，也表现出可歌可泣的人与厄运的拼斗和抗争。

本书纵横百年，无情展示大灾难中的悲惨、恐怖与绝望，并以历史眼光，冷静剖析了大灾难的因果与教训，读来令人触目深思。

大灾难·大毁灭·大惨祸·大纪实



凶年灾祸卷

Social Phenomena in 20th-Century China



《回首二十世纪》大型纪实丛书

凶年灾祸卷

天遣洪荒

陈 刚 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凶年灾祸卷

安哲主编

陈刚编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.75 字数: 300千字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 000册

*

ISBN 7-5378-1096-6

I·1074 定价: 9.50元

目 录

【 1 】 1943年河南大饥荒流 莹

走出灾民的“大聚口”——应该同情谁——蕨
菜也能做“馍”——油锅里的钱也得用——又
一种新“食品”——廉价的人肉——1岁多的
孤旅——物价与米价——枕头也吃掉了——地
狱般的夜市——4千人的粥厂——出钱请人活
埋自己

【 43 】 江淮大水江永红

——1954年江淮流域大洪灾追记

天穿了孔：若无山丘河流，江淮流域就是片一
米多的淡水海——20万人奋战100天：誓死保
住武汉——荆江分洪：李先念说，只要保住大
堤，要金子给金子——泽国中的6500百万灾民
——共产党人虎气生生——长鸣吧！警钟

【85】唐山大地震……………钱 钢

蒙难日“7·28”——目击者言——濒死的拂晓——剧痛中的城——3天：一对夫妻和一把当当敲击的菜刀——8天：“小女孩”王子兰——13天：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

【182】安康城的沉浮……………和 谷

仅1小时后，城区除3层以上楼房，一切都交给了汉江——会议，议来议去为什么没议出全城撤退的决定——大水每小时上涨0.75米，水文站长只有拿菜刀刻划水痕——谁退后谁就是逃跑——八方大营救

【228】红色的警告、黑色的咏叹、绿色的悲哀……………雷收表、李伟中、叶研、贾永等

关于火种的故事——烧不散的会议——在大火映衬之下——自我保护：人的种种选择——相互依存：变与不变的人际关系——认识自身或许比认识自然更艰难——死死生生：人类永恒的主题——生态移民——地球只有一个

【273】最后一班航次……………任 民

在1·18空难现场——查寻遇难者——遇难者与幸免者——殡葬工表现出色——记者们各显

神通——国务院紧急通知严肃处理：——又——
架飞机失事——8·31香港空难——10·7山
西再发空难

【314】火车大颠覆.....任 民

惊心动魄的一分钟——死一般沉寂的一刻钟之
后——无可挑剔的救援工作——这也是铁路史
上罕见的——一份珍贵的死亡名单——机械失
灵还是责任事故——还有一个“铁路史上罕见
的”——战战兢兢的铁道部长和战战兢兢的乘
车人

【357】甲肝席卷上海.....邢 沪

孤独上海人——都市暂停握手礼——肝炎和
新闻的共同属性是——“药罐”风波和洗手议
题——蹒跚来迟的流行原因和“面积”——远
无终点的结尾

【399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

.....林 谦

1991年1月~8月：世界灾难纪录——田纪云
当机立断：炸坝分流——国难当头，兵临城下
——江泽民、李鹏：面对大灾的第二代执政者
——当官就为民做主——滔滔万里情：史无前
例大赈灾——我们的地球，我们的明天

【426】水太阳蒋亚平

——1991年安徽特大水灾备忘录

江泽民说：没想到灾情这么重，捂盖子不行了

——淮河，安徽的劫数——正阳关大捷——

秋家湖大逃亡——马兰在北京宣布：安徽水灾

损失275亿元——1.39亿捐款意味着什么？

1943年河南大饥荒

● 流 莹

喑哑的呼声

亲爱的读者：你们必须密切地注视这事实，并且想办法改变这事实，便是：河南110县的3千万人，9/10在饥寒交迫中，正在大批地死亡着，继续不断地死亡着。

河南农民，是一只牛，一只骆驼。忠诚、驯顺、忍耐，是河南农民的特点。抗战六年来，河南农民抢先挖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，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，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，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，征购征实第一。

但是，自然的暴君，从1941年起，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。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，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，冰雹打

死了他们的荞麦，到秋天，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。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。

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。对于这些天灾，他们只会忍受。他们认为命里注定的折磨，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，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。最先，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，从两顿改成一顿；不吃菜，不吃油，不吃盐；然后吃谷皮，吃麸皮，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，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，渡过荒年，便算万幸。

但是，谷皮、麸子也没有了，他们开始吃草根，剥树皮，嚼树叶，用平常牲畜都不吃，只能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。

你们尝过榨油剩下的渣滓——麻糝饼的滋味么？但在灾区，它要8元1斤才能买到。你们尝过河里芡草的滋味么？但在灾民们，他们要弄3元钱才能换来1斤。甘薯根磨成的面要卖10元1斤，榆皮面也要5元钱才能填一次肠胃。于是他们便吃干了的柿叶、剥下的柿蒂，蒺藜捣成的碎粉，吃麦苗，捡收鸟粪，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，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。

人终究不是牲畜，牲畜的饲料他们不能消化，肥料更不能消化，于是他们开始贫血，瘦弱，疾病，然后面部浮肿，而迅速地死亡。

他们曾经挣扎过：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，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，卖掉他们的锄头，破袄，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，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——卖了儿女，卖了老婆。然而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。

在黄泛区，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，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。在郑州市，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；郑州

马永道夫妇，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；在洛阳，有个洛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。这些事实，如果不是亲听亲见，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！古书中有“析骨而爨，易子而食”的事，读之常觉毛骨悚然，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，连“易”也不“易”了。

在洛阳，这繁华的街市，人会猝然中倒，郑州市两礼拜中，便抬出1千多具死尸。偃师、巩县、汜水、荥阳、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，每天死亡的人口都以千计。入春以来，更每天每村都有死人。据一位视察人员去年10月间的调查，每天河南要死4千人以上，现在是离那时3个月后的春天了，谁都知道现在的死亡率比那时候要大好几倍。

你们试闭目想想吧，这些河南农民，好象苦霜后的树叶一样，正默然无声地飘落着……。

这些人，都是忠诚的善良的辛勤的国家的子民。过去，他们的血汗，曾一滴滴流给抗战，流给国家，但现在却正在活活饿死。

这些人，他们的心仍是殷红的，血仍是炽热的，只要他们能够有食物下肚，能够维持住性命不死，他们仍愿意为国家效力，但现在却在死神的巨掌里面，绝望无助地挣扎着。

这些人，用他们拾子弹，子弹会从后方到前方；用他们开垦，他们会把荒山变成肥沃绿野；训练他们驾飞机，飞机会飞；训练他们开轮船，轮船会走，……这些人是国家多么巨大的财富，然而，他们却迫近着死亡。

“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”。“人”能活下去，才有“事”可管，不然的话，一切努力都归徒然。

譬如在今日，我们谈造林，但却眼看着千千万万株旺生生的树被剥得精光，净待秋后死掉；我们正推广着卫生常识，灾民们

却把观音土吞下肠胃，净待着肠胃烂掉；我们给儿童讲母爱，大街上却发生着母亲卖儿的惨剧；我们要澄清役政，也许今天中签的壮丁明天饿死。总之，严重的灾荒，掩盖了一切的真面容，改变了一切事物的正常轨道，阻碍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合理发展。现在一切施政，都须要顾及到怎样掀去这个扼着总港口的大礁石。

对于这次浩劫，除了“冥冥者天”之外，我们不能忘记另外的帮凶。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把粮囤集起来，把生活线抬到天上，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，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。在灾区，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。借1百块钱，麦天要还两斗麦。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。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，使禾苗枯死，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，却是这些两腿动物。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，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，他们也帮助了旱灾，加速人们的死亡。

广大的灾区！众多的灾民！闪在我眼前的是无数的饥饿的眼睛，枯瘦的面影，环绕在耳畔的是他们悲惨的声音。但我知道，我的行迹，不过是在灾区的惨情中爬过一条细线，我所看到的，也不过是这惨情中一鳞半爪而已。

希望大家看着这些白纸黑字，能想到这是几千万哑巴垂死的呼救声。大家一齐集中视线，一齐伸出热情的手，把他们抢救到生的彼岸来！因为，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抗战伙伴，他们过去为抗战流血流汗。将来还准备为国家流血流汗。论过去对抗战的功劳，论今后对抗战的重要，都须救他们不死！都须火速救他们不死。

走出灾民的“大聚口”

洛阳，这个号称“九朝古都”的历史名城，今天成为河南 3 千万农民向外逃荒的“大聚口”。

由于开封已经沦陷，黄河已经“改道”，在黄河新道西岸的邙山陵上，日本兵已经建立了可以“拊郑州之背”的桥头堡。河南半壁河山，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，只有从洛阳到西安，还有一段铁路通向“西省”，通向“大后方”。于是，成千累万的灾民，便象热锅底的蚂蚁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，希冀冲出死亡圈，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地方。

几个月来，这个灾民的“大聚口”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。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，但灾民却好象永没尽头。大街上，小巷里，防空壕中，破旧的碉堡中，……任何地方都有他们。谁家只要一开大门，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群。家家户户一般终天关着门不敢开，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。

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他们怎样受饿，怎样饿死，在 2 月 26 号，我骑着一辆脚踏车，离开洛阳，寻向灾区河流的上源。

应该同情谁

行经车站，火车上下照例堆挤得人山人海。那列车是装运牛皮的货车，多半没有顶盖，牛皮已经堆得几丈高，他们还在牛皮上面又砌了几层。因为人多，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，有许多

人仅仅仗着干的牛皮支持着他们的体重。一想到从洛阳到西安上千里的磕磕碰碰的旅途，心上便不禁为他们一冷。但是，怎么办呢？这是照常的事。他们身下坐的牛皮，也许正是他们自己饲养过的牛，也许它会保佑他们不从车上摔下来吧。

时间正是下午，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，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，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。他们害怕稍不留心，火车便会飞去。

有人喘吁吁地跑回来，手里掂着破棉袄，他大约是刚从古董市场回来，他最后的财产没有得着机会卖掉；车上的家人还正空着肚子。

一节停着的车厢，正卸麦子。麦包的四周，有十几枝抢在游走着，而几丈远的外面，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，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，准备等搬完后去扫。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，立即吃了几皮带。我注视着尘埃中寥寥无几的麦粒，心想：如果平均分的话，每人未必能分到一颗，但结果会因此抢得就地打滚是靠得住的。

正在凝神看，忽然发生一阵骚乱。一个黄瘦的中年人，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，赶上以后，那老人便象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，那瘦子边打，嘴里还边骂着：“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……”，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，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。这时，一阵风似的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，也有大人也有小孩，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。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，也不是帮助那瘦子，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。

几秒钟后，那块硬饼成了碎末，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。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，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，鼻

孔里流着血。

平时我是最喜欢“打不平”的，但这时我却两眼昏花，连“不平”在哪里也找不出了。

两个孩子的母亲

踏上公路，立刻刺得人眼睛发花的，是那千千万万株剥光皮的榆树。公路两旁的树，保甲长大约怕灾民“效尤”，把剥掉皮的涂上假色，但也丝毫无效。大的、小的榆树，没有一棵幸免，它们在大野中赤条条地立着，惨白的躯干，使人一望悚然，忘记春天已经到了人间。

那些被剥光皮的榆树们，还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，便要全数成为干柴，现在还正延展着生命的一点余力，发芽生叶。如果不和这浩劫一道说，单来看这些树的话，实在觉得它们“可怜”得很。但是，那些剥光它们、吃光它们的皮的人们，死掉的不说，活着的却也和树同一命运。因为据从光绪三年大灾荒过来的老人讲，吃草根树皮的人，即使能熬过这个年景，接住好年景是仍要病死的。

在洛阳东25里白马寺附近，一个年轻女人在抱着小孩子痛哭，一边站着一个老太婆，乍看之下，我想大约又是卖孩子的，临撒手给人的时候不忍心。谁知道恰好相反。原来，这个女人有两个孩子，她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都饿死，决心把小的送人，让他逃个活命。前天原已先给一个姓李的小生意人，但后来又有姓马的富户说也要小孩，她为了孩子不受罪，又到李家把孩子讨回来，但讨回来后，这个姓马的富户又不要了。中间当初是由一个老太婆介绍的，现在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哭着非让她

抱走不可。

出发的时候，我特地换了几十元的单张钞票，意思是作为“买路钱”，遇着太凄惨的事情时，可以骗骗自己的感情，这时便给了她几块钱，乘势走开。

没走多远，便看到前面一个人，脚步踉跄，左右摇摆，两步紧，一步慢，且走且停，且停且走，一会儿趑趄到公路的右边，一会儿又趑趄到公路的左边。我想，一定是个醉汉，待越走越近，才看出是一个女人，她的后面，跟着一个小孩，有三四岁，也瘦得东倒西歪，游魂一般跟着行走。很显然地，母亲已经没有照顾他的知觉。走到跟前一看，才发现那女人的怀里，还束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，眼看便要坠下。看到行人，她已无力乞讨，只睁着两只无光的大眼，给她钱时，她已经不知道用手，只怔怔地呆视着前面。

几十步以外，我还看到她好象一棵风里的弱草一般东倒西歪地走着，谁也难说她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后会不会一跌永不再起，同时谁也不敢想象两个小孩子的命运。

披散出地面的黑发

虽然已经到了春天，但因为一连刮了几天东北风，气候仍然非常冷，在自行车上，我不时得动手擦鼻涕，风沙劈头盖脸地打着行人。

路一段段延长，灾民也逐渐加多，三五成群地在路旁瑟缩着，他们都是觉得已经到了春天，把破袄换成黑馍吃掉的，却不料天气也专和穷人作对，这几天又冷得跟冬天一样。

从义井铺到偃师，我看到三个死尸在马路旁边：一个是头发

已白的老头，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，脸向下伏在路边的麦田里；有一个就在公路的边缘，一只干瘦的黑狗正在啃食。当时冷风萧萧，恰好近处一个行人也没有，使人恍若置身鬼域。我下了自行车，拾一块断砖向那狗掷去，但当我一离开，看见那条狗又立刻折了回去。

另外一个，我并没有看到全尸身，只看到露出土面的一头黑发。头发很长，全披露在地面以外，那大约是就地死掉随地掩埋的，因为路心太硬不能埋，一边的田里人家又不准，所以只好埋到公路一边种树的地方。

这3条尸身，大约是天将黄昏时看到的缘故，他一直贴在我的脑子上，尤其那披散在地面上的黑发，我一静下来，便飘在我的眼前。

风沙70里

痲痹也能做“馍”

一到偃师县城，便看到一个和平常不同的现象，那就是粮行的增多。许多从前卖京货开旅馆的所在，都变成了粮行。长街的粮食簌簌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远远望过去，宛如万朵花树齐开，真好像丰年一样。而卖小吃的人，也从城里一直蔓延到关外，连大路边也成了摊贩集中的场所。

但是买粮食的人，除了“东路”来的借贩运营利的贩子以外，零星购户，大都是采一升半合。至于那些贼干噪子的卖小吃

的人，在另一个锅里却煮着苕草，嘴里咬着石块也似的东西。

在这里，麻糝饼、棉子饼已经是穷人食品的大宗，小商店的门口都有陈列。麻糝饼每斤六七元，棉子饼每斤4元，这些东西，是平常牛都不吃、只作肥料用的，现在却成了灾民垂涎的东西，因为他们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啊！

“夺馍”的骚乱，时常发生着。但十个有九个夺的结果只换得一肚子气，一顿拳脚。

在十字路口，一个老头伏地痛哭，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。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，换了一升米，正预备回去，救一救病中的孙孙，不料走到这里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扎袋口的绳，米撒了一地，于是四围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，乱抢乱抓，等到警察赶来，用棍子把小孩子赶散的时候，他的米已经所剩无多，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。

在市场上还发现一种奇异的食品，便是蒺藜面馍。制法是把蒺藜的秧子和蒺藜子一道晒干捣碎磨成面蒸的。我试尝了一点，简直没法说那是什么滋味。诸君！你们想到过蒺藜能下肚的事么？但你们先别为这东西难吃而皱眉头，这也不是每人都能吃到口的。春天是没有蒺藜的，而做成一个馍，又得多少棵蒺藜啊！

夜里访问乡长，他说本乡在10天之内便饿死了900多人……推想全县，推想全省，一天更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！

油锅里的钱也得用

在偃师停了一宿，第二天上午，又踏车东行。

虽然已经到了春天，但因为几天的东北风，却冷得仍然和初冬一样。大风沙迷了人的眼睛，车根本蹬不动，只好推着走。